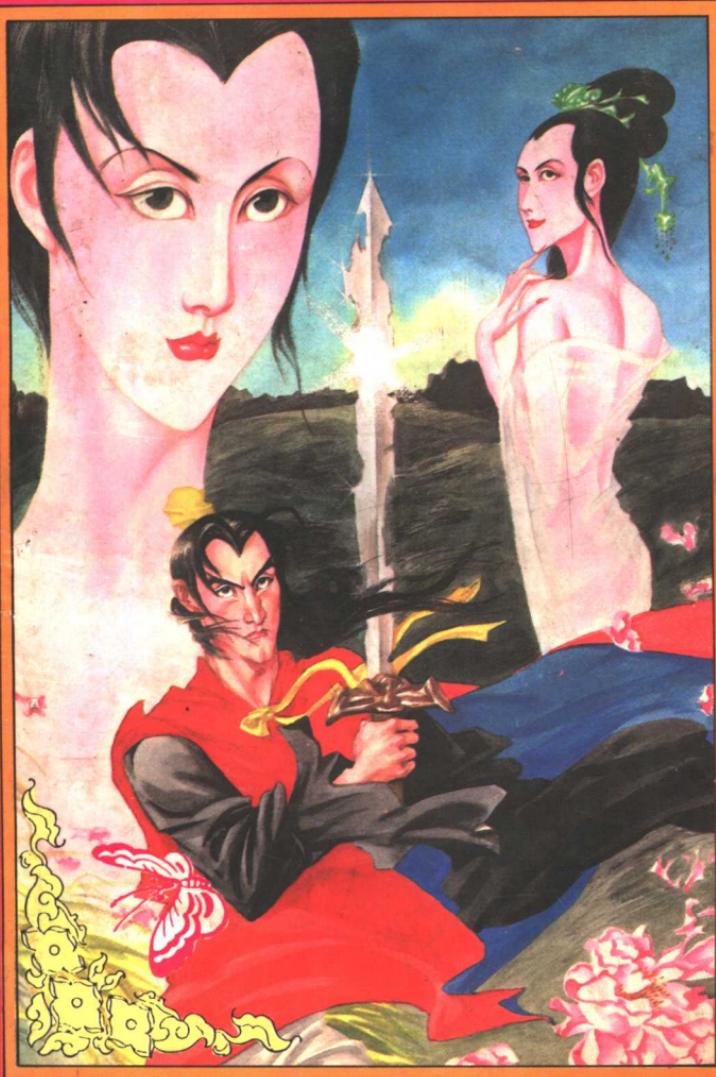


台湾

柳残阳

浪 汤 花 小

1



浪
花

少

【台湾】柳残阳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浪蕩花少》內容提要

血！血染黃沙！喋血黑谷！宝车遭劫几易手，侠魔奇宝多凶杀，天姿秀逸，武功绝伦的遨游公子厉英，周旋于群魔之间，智取不义财，救困百姓灾，他一把玉扇一柄剑，斗賊、斗霸、斗血魔，几度死里逃生，曾拒美女上床，以佐正义，以伸天道。

本书故事奇曲跌宕，险中套险，动人心魄。文笔手法精细，景中有情，撩人情思，感人肺腑，是一部开卷难放的绝妙作品。

回 目

一	血海屠场宝车几易手	(1)
二	怪客接踪逆振伏杀机	(58)
三	设淫计申女诱义侠	(114)
四	美女惊魂公子乍聚吕花会	...	(159)
五	晴空乍雷土豪称雄霸王庄	...	(217)
六	虐秀女花花公子逞淫威	(258)
七	阴错阴差荡乱三知县	(324)
八	群魔乱舞智取不义财	(376)
九	天起星落仇系天虎堡	(429)
十	冷电森森血霸黄金梦	(482)
十一	乱计中淫娃赴瑶池	(515)
十二	血眸仇眼激荡大撕杀	(576)
十三	厉鬼幽灵离魂门	(621)
十四	凶神恶煞乱飞棺	(666)
十五	生处死地血霸遭覆天	(715)

一 血海屠场宝车几易手

暴风雨快要来了。

霎时间，乌云浓重，天气沉闷，天已变得漆黑一片，近山近水都看不清了，眼前的树木杂草也朦胧模糊了。

十几匹骏马，经过几天的长途奔驰，举蹄迟缓，失去了刚出发时的龙马生气，已无力放足狂奔。

马上的十几名护卫，个个目眶深陷，满面灰尘，疲惫不堪。

由于天气闷热，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汗水湿透了衣衫。

两辆窄轮马车上的两名车夫，也是倦容满面。精神萎靡。

车在小道上徐缓慢行，马也是艰难地碎步小驰。

十几名护卫都是武林中的高手，他们的任务是将这两车金银财宝护送到京都，交给两厂的人接收。

任务是李中官派的，这些金银财定是李太监的贡物，送到京都孝敬皇帝的。

李太监是山西的矿监，全山西的开矿事物都由他一人负责。这是个肥缺，放了这样一个中官的职位给他，他对皇帝自然是感恩戴德，所以，每年他都将这样的宝车送进京都。

乌云越来越厚，越来越低，就要下雨了。

突然狂风大作，风凶云怒，整个天空象一个巨大的黑锅罩住了大地。

猛地，一道紫光闪过，这巨大的黑锅象被撞开了几道大缝，火光闪闪，连天彻地，张裂开去，眨眼间又弥合如初。

“轰隆隆，轰喀！轰喀！”闪光乍落，人们头顶的上方，就发出了震耳欲聋的霹雳，整个大地都在抖动，山峰也随着跌荡，隆隆雷声由近及远滚过天空。

铜钱大的雨点儿，冰冷地、沉重地、密集地打在人们的身上。

“喂！方大爷，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吧！”两个车夫一齐喊道。

“将车赶过弯道，在山坡上，避一避吧！”魔刀客方成对车夫们喊道。

魔刀客方成是护卫们的统领，也是整个护送任务的负责人。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暴风骤雨扫荡着这廿一个人。

方成等人顶风冒雨拐过弯道，来到山坡上的松林边。

突然间，松林内弓弩齐发，霎时间就有十多个人中箭落马。

“有埋伏，赶快下马！”方成一声大喊，众人急速跳下马来，各拉刀枪，以备一战。

“嘿嘿嘿……”

松林之中传出一阵冷笑，笑声刚落，冲出四十多个黑衣大汉。

为首的一个大汉，马脸大嘴，吊眉环眼，相貌十分凶恶。

这人长刀一摆，上前指着方成说道：“李中官的走狗们，快将宝车留下，坐骑也留下，然后走你们的路！”“呔，对面这位朋友，如果你赢得了我手中的剑，咱们就按你说得办，如果赢不了我手中的剑，就请你让开路！”方成握剑侧立冷冷地说道。

“如此说来，那我就要成全你了！”马脸大汉声色俱厉地说罢，挥剑向方成劈来。

方成横剑相迎“铮铮铮……”两剑猝然相碰，发出一阵暴响。

方成被震得左移两步，然后他豪勇地挥剑扑上，剑发

狠招乱洒星罗，刹那间，连续点出七剑之多。

马脸大汉剑动如飞，快速地进招，寒芒闪跃，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七剑的攻击，封架速度之快，无与伦比。

几个回合下来，方成才知道遇上了高手。

这时他全身的衣服湿透，饥寒交迫，他深深意识到，如不咬牙硬拼，很可能被杀身灭躯，他们护送的宝车也将被这些人劫去。

想到这里，他抖擞精神，死力相拼。剑化长虹自中宫无畏地射入，速度增加了三倍。

马脸大汉狂野地挥剑劈剁，剑剑追魂，招招夺魄，招发神奥莫测，剑出冷酷无情，阴森的杀气随着狂风暴雨倾泻而至。

风更大了，雨更猛了。

拼斗中，方成冷眼一望，他的护卫已经死伤大半，剩下的两三个人为了保卫李中官的两车财宝正在作着最后的搏斗。

糟了，方成出神之际，左肋挨了一刀，血流如注，染红了衣衫。

方成一阵昏厥，倒在地上，马脸大汉飞起一刀，刀犹未落之时，方成声音微弱地问道：“我死不足惜，但我要得明白，究竟你是何人？”

“临死，我也让你明白明白，我是铁血门主铁臂金刚周洪。李太监的不义之财，被我们收缴了，哈哈哈……”铁臂金刚得意忘形地放声大笑，笑罢又要举刀时，见方成已

经气绝身亡。

风雨如晦，一场厮杀已经结束。

“黄宝明，吴作泰，你们两人赶快清点一下两辆车上的东西，马上报我！”铁臂金刚望着王小光、齐二宝二人押来的两辆装满金银财宝的大车，对两个心腹吩咐道。

独眼龙黄宝明和大嘴兽吴作泰两人快速地查点完毕回报周洪。

“周爷，第一辆车上有描金漆箱八个，包裹十三个，上面一个箱子的封条已启开，锁被拧开，包裹也散开两个。”大嘴兽吴作泰报告说。

“周爷，第二辆车有描金漆箱六个，上面的两个箱子封条启开，锁被砸坏，十五个包裹完好未动！”独眼龙黄宝明报告道。

铁臂金刚听完二人的禀报，吊眉倒竖，环眼圆睁，愠怒于色，又吩咐黄、吴二人道：“你二人赶快到原来停车处查看地上有无散落之物，如有，快速捡回！”

“是，周爷！”黄、吴二人答应后，飞快而去。

“李狗娃，马小六！”铁臂金刚又向远处的人群喊道。

人群中，挤出来两个壮汉，一边擦拭着头上的雨水，一边答应道：“周爷，您有何吩咐？”

“你二人接替他们两个赶车，小心看管财物，如有差错，拿你们是问！再有，赶快作好出发准备！”铁臂金刚吩咐道。

“是，周爷！”李狗娃、马小六答应道。

“王小光，齐二宝，你们二人过来！”铁臂金刚厉声喝道。

王小光，齐二宝二人悚然而惊，惶恐异常地来到铁臂金刚面前。

铁臂金刚环眼乜斜，阴森狡黠地扫视着他二人。

注视了一会儿，他猛地拽过王小光来，顺着王小光的裤筒一摸，然后在裤筒上拿刀一割，裤筒被割开，一锭马蹄金跌落而出，掉在地上。

“嘿嘿嘿……”铁臂金刚一阵冷笑。

吓得王小光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

铁臂金刚并不理睬王小光，转身用刀一点齐二宝道：“你，难道还用我费一回事么？”

齐二宝心中懔懔，额汗淋淋，慌忙跪下，摘下头巾，从其中取出两锭金子，高高举过头顶。

“呵呵呵……”铁臂金刚拿过金子，又是一阵冷笑。

沉吟片刻，四周寂静，只有雨声沙沙。

出其不意，铁臂金刚猛地一声暴喝问道：“是谁第一个开的箱子，砸的锁？说！”“是陈二爷！”王小光、齐二宝二人惊恐失措，两人异口同声地供出了铁血门副门主秃佛陈金榜。

“哈哈哈……果然是他，果然是他！”铁臂金刚含恨带怨地自言自语。

他环眼冷芒一射，猛地抽出剑来，“刷！刷！”两下，将王小光和齐二宝两人的右手砍下。

王小光、齐二宝两人遍地翻滚，血流遍地，血水雨水混成一片，脸色煞白，疼痛欲死，连声嚎叫不止。

铁臂金刚长出了一口恶气，然后悠然地说：“你们这些傻蛋呆鸟，小鱼小虾，还敢虎口偷食，跟我变戏法，下次再犯，小心你们的狗命！”人群中窜出秃佛陈金榜，举刀就要杀王小光和齐二宝。

铁臂金刚拦住秃佛道：“二弟，对他二人，我已经处置完毕，你要干什么？”

“这俩小子，私偷金子，罪该万死，干脆杀了算了！”秃佛陈金榜说的很轻松，说罢，又要举刀。

铁臂金刚再次阻拦，仇恨难忍地说：“老弟，算了吧，刚才我已经对他们作了处置，就算真的要处死他们，也不应当由你来执行！”“那是为什么呢？”秃佛陈金榜佯作不知地问道。

“因为他俩刚刚揭发了你首先开箱砸锁，私拿金宝的事，如果你要执行，未免有挟嫌陷害，公报私仇的嫌疑。哈哈……”铁臂金刚说罢，转身又喊道：“于金池，你将他们两人带走，去上些刀伤药！”于金池上前将王小光和齐二宝二人弄走了。

秃佛陈金榜尴尬片刻旋即恼羞成怒道：“我首先开箱，私拿金宝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我跟着你，出生入死，血汗染衣，几番险遭不测，多次死里逃生，这满满的两车金银财宝，我只拿几件，难道还要你来教训我吗？”

“陈秃子，你出生入死，别人也不是坐享太平，你有什

么权利拿金动宝，如果藏起来了，你给我拿出来，如果吃在肚里，你给我吐出来，我的脾气你也应该知道！”铁臂金刚恶言滔滔，气势汹汹，暴戾恣睢，手摸剑柄，表明他的杀机已露。

“你个鸟脾气，金子我拿定了，就是不拿出来，你又能把我怎么样？”秃佛陈金榜怒目相对，手握弓弩，并不示弱。

他二人由唇枪舌剑发展到剑拔弩张，大有恶战在即之势。

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人，此人是铁血门有名的黑衣秀才王宏儒，他上前道：“周门主，陈副门主，恕我多嘴，你们二位也消消气！

俗话说‘险地勿居！’更何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请二位想一想，此是何时何地，你们应该不应该在这里大吵大闹！在这里多呆片刻，也是犯了大忌，依我之见，应该火速离开此地！”一言成事，一言败事，关键时刻一句警语就能够息事宁人。

铁臂金刚和秃佛陈金榜听了黑衣秀才之言，他们望着这尸横遍野，血雨交流的劫宝之地，不由得冷然警醒。

铁臂金刚决然地对大家说：“赶快出发，火速离开此地！”一声号令，四十多人冒雨上了小道。

雨下的小多了，有时也间歇一会不落一滴雨点，有时细雨霏霏，如云似雾。

山道崎岖，坑坑洼洼，坎坷难行。

铁臂金刚等人到达马岭关的时候，天已黄昏，他们已经是人困马乏，饥肠辘辘。

山道下面是一处山坡，一缕炊烟冉冉升起然后随风飘散。

远远望去，山坡上停着两辆华丽的轻车，车旁人影依稀。一阵饭菜的香味，弥漫飘来，过者一嗅，撩人食欲。

众人行到近前，见几个人围坐在一块平面大青石上，正在用餐。

这几个人中，站起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公子模样的人，向他们礼貌友好地说道：“长途跋涉，鞍马劳顿应当吃饱肚子，众位吃些饭再走吧！”公子身旁的人见公子起立相让，也都起立随声附和。

铁臂金刚举目望去，见这年轻公子明目皓齿，面如冠玉，风流倜傥，头戴公子巾，身着淡绿长衫，言谈举止透着一股英气。

秃佛陈金榜、云中太岁叶守礼以及另外几个人见公子让饭，就想走过去。

铁臂金刚见状就声嘶力竭地大喝道：“到前面我们自己造饭充饥，你们走，赶紧走！”秃佛陈金榜和叶守礼等几个人怏怏而返，回归队中，继续前进。

“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公子爷，他们不吃就算了，我们自己吃！”公子爷身后面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正在抱怨嗔怪。

公子爷身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也埋怨道：“请他

们吃，他们不吃，可见是不饿，公子爷，我们赶快吃吧，饭都快凉了！”公子爷又回到巨石旁和那几个人继续用餐。

铁臂金刚见众人都走过去了，就跟在队后面慢慢离去。

雨已经不下了，夕阳从云缝里钻出来，把西边的云染得红红的。

队伍路过大西寨的时候，天已经抹黑了。

这是一个非常险恶的去处，山高林密，荒草没人，巨石累累，阻路障道。

铁臂金刚正想下令做饭，突然独眼龙黄宝明飞快地跑来，气喘嘘嘘地说：“周爷您看！陈爷和叶守礼用刀挟持着李狗娃将一辆车赶跑了。”

铁臂金刚顺着黄宝明指的方向一看，只见秃佛陈金榜和叶守礼挟持着李狗娃将车赶上一条岔道，正在疯狂地奔驰。

铁臂金刚道：“黄宝明，你和吴作泰赶快去保护马小六的那辆车，我去追，他们跑不了！”铁臂金刚跨上一匹马，扬鞭着马，飞马如电，不一会赶上了那辆车。

“狗娃，快停车！”铁臂金刚疯狂地喊叫。

“周爷，他们俩用刀子……逼我……赶车！”李狗娃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地边赶车边喊道。

铁臂金刚从刀囊中取出飞刀，甩手一掷。

“啊！啊！”两声惨叫，叶守礼被飞刀贯胸而死，叶守礼的匕首插进了李狗娃的脖子。

马车嘎然停住，横在小道上。
秃佛陈金榜弃车而逃，被铁臂金刚飞马赶上，一刀劈为两半。

铁臂金刚在秃佛和叶守礼的身上搜出很多金银财宝。然后，他又将李狗娃和叶守礼的尸体拖下车来，拽在路边，将车顺着小道赶了几步，车停在山道上，他驻马据鞍，等待后面的人赶上来。

猛然间他又听见后面人声吵嚷间杂着兵器磕碰，金铁交鸣的声音。

他想驰马回去，看个究竟，却又担心这一车金银财宝有个差错闪失，那将是功败垂成，遗恨终生。

他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听到车轮滚滚之声，举目望时，宝车已风驰电掣般驶来，赶车的正是马小六。

独眼龙黄宝明和大嘴兽吴作泰以及黑衣秀才王宏儒还有十多个人保护着大车如飞而来。

“刚才是怎么回事！”铁臂金刚问道。

“来了廿多个毛贼，要劫宝车，被我们解决了，但是我们也死伤惨重。”独眼龙黄宝明惊魂未定地答道，转眼他望见不远处秃佛陈金榜的尸体，接着问道：“周爷，陈秃子……被你解决了……”

“陈秃子和叶守礼被我干掉了，可是李狗娃也被叶守礼给杀了！常兴业，来，你来赶车吧！”铁臂金刚毅然决然地说完又对路过身旁的大汉常兴业吩咐道。

常兴业跑过来，驾车上路。

铁臂金刚带领着这十多个人护卫着这两辆装满金银财宝的大车，奔驰如飞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过了一柱香的功夫，公子爷等人也经过这里，两名大汉驾着两辆轻车，公子爷和少男少女，还有一位美丽的少妇，共是四个人，骑四匹健马，马驰车奔，如飞似电。他们的速度要比铁臂金刚等人快的多，看得出，他们是轻车熟路，驾驭自如，只是有意要控制与铁臂金刚等人的距离，才不敢放足狂奔。

“纪羽，你查了吗，一共是几批人？”公子爷的马与前一辆轻车并驾齐驱，奔驰之中他向赶车大汉问道。

“公子爷，前前后后，明的暗的，一共是六批人！”纪羽答道。

“呃！”公子爷答应着，打了一个哈欠，他似乎有些倦意了。

“公子爷，我们什么时候？……”纪羽有些神秘地问。

“我们不能象那些人一样，明白吗？纪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多动脑筋，取法手上，仅得其中，取法手中，不免为下！办事情的方法很重要！”公子爷听到纪羽的提问，倦意一扫而光，引经据典，答非所问。

“那么咱们……？”车夫尚青听公子爷回答的不明朗，就插进来，含糊地问了一句。

“你们也很清楚，这六批人中，高手如云，藏龙卧虎，都准备跃跃欲试，为了李太监的这笔财宝，即将要生死相决，咱们如果挤身其中，就凭咱这几个人，有可能落个头

断胸穿的下场，实在划不来！

“咱们只能运用智慧，乱中取胜，神不知，鬼不觉地黑吃黑……”

公子爷的话，说得很轻松，似乎成竹在胸。

他们边议论，边飞快地行进，渐渐地跑进漆黑的夜幕中去了。

黑夜过去了，东方露出了曙光。

经过一夜的紧张活动，公子爷倦意深重，连眼皮都有些撩不起来了。

那少男、少女倒是神采奕奕，毫无倦意，不过，当他们想起夜里几伙人为夺宝车而进行殊死之争的恐怖情形，不免有些余悸未消。

现在好了，当然比夜里要轻松多了，他们知道公子爷的习惯，第二天还是要重返战场去查看一番，本来这样做，是最犯忌的事，可公子爷不在乎，他们有什么办法，他们只有做好去战场的准备。

山脚下的松林血腥刺鼻。

大车静静地停在路中。四匹健骡不安地喷鼻踢蹄，刹车间已经拉紧。车子不易拉动。

车侧，摆了两具尸体，是车夫和那位大马脸老大。

两匹无主健马，散处在路右的松林内，其他的坐骑与驮骡，皆踪迹不见，显然已被抢劫的人牵走了。

抢劫得手，应该远离现场，这是江湖朋友必须知道的金狡玉律，可知那些下手的人，早已远出十里外了。